

小說月報叢刊第四十二種

波蘭文學一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代波蘭文學概觀

波蘭 訶勒溫斯奇 著

周作人譯

- 一 實證主義之來
- 二 復歸於民族主義思想
- 三 自然主義的初現
- 四 自然主義的進化——主觀主義與印象主義
- 五 頹廢派
- 六 復歸於大藝術
- 七 現代主義
- 八 新傳奇主義的產生

一八四八年的全世界的民族感情的爆發，將波蘭的空氣驚動了。但他並沒有歐洲的什麼重大的政治變動做他的結果，也沒有放鬆了波蘭對於傳奇思想的愛着；這思想在那幾個偉大的國民詩人沉默之後，雖然漸漸的將要沉到地下去，却還使波蘭在他心裏保有從速能夠恢復自由的希望。這是一八六三年革命的悲慘的失敗，纔從人民的 eyes 上撕去了幻覺的薔薇色的綑帶，將精赤的現實給他們看。這災變未曾殺死了民族的精神，但是爲母國而流的血河，伊的最賢良的兒子們的不在，或在監獄裏朽腐，或被流放，走着長而曲折的路往西伯利亞去，這却使民族的形質的力很衰弱了。多年的虛脫與切要的恢復期過去了，他纔能回復轉來，再做他的工作，在一個新的口號之下；這口號便從孔德 (A. Comte) 的實證主義借來，在波蘭人民的困倦了的心裏立即得到一個現成的反響。傳奇主義被實際的理性的力推在一旁了；在「實證」這一個絕對的命令詞的影響之下，科

學變了實利的，政治變了清醒的，而且一切都變了實證的，便是詩也如此。

這時期的最顯著的代表——現今還生存着——是斯溫安訶夫斯奇

(Alexander Swietochowski)，理性和人權的選手戰士。他是一個好著作家，但是
一個更好的時事評論家，他的影響在波蘭人的心裏是很深的。但是他的一代裏
不能誇示有一個天才，一個英雄。要等民族的脈搏轉快，文藝聚集了精力，再在太
陽面前展出他雄大的枝幹去，這其間已經經過了好幾年了。同時這佔着勢力的
實證主義指引人心向着科學的研求上去；在爾伏夫 (Lwow) 與克拉科伐

(Cracow) 著手的歷史研究得到很重要的結果。一八八〇年頃在美文的區域
內，克拉綏夫斯奇 (J. I. Kraszewski) 仍舊佔着不可爭的勢力。這非常多產的
著作家並不是鷹的種族，但是倘若他沒有別的長處，我們也應該感激他，能阻止
法國廉價的小說涌入的洪流，將他自己的小說來替代，其中都浸透了對於民族

與其歷史的熱愛，因為他於歷史一門本是精通的。

實證主義在阿什式珂 (Eliza Orzeszko 本名 Orzeszkowa) 得到他的個最好的代表。伊的小說都是對於進步、知識與義務的理想的讚美歌。伊有偉大的直覺，能够攫住那時正在發生的波蘭的社會主義的特性。伊的末伊耳藹淑福 (Meir Ezofowicz) 一書，是給猶太人裏面的「人」做辯護的。

察哈略綏微支 (J. Zachariasiewicz) 給我們以假進步的小說，所說只限於家庭道德的一個小範圍裏。在這時期，反抗假道學的傾向及聽天由命的風氣的極少數的著作家之一，有耶士 (T. T. Jez)，他死於一九一五年，逃亡在瑞士。在他的許多著作中，講南斯拉夫的幾種小說，特別動人。伽利奇亞 (Galicia) 的進步派裏，最著名的是巴路支奇 (M. Balucki)，以下級的中等階級為自由與勝利的社會原子的忠誠的僕役。譏刺與機智的拉謨 (Jan Lam) 也是同階級

的理想辯護者，但有比他更廣闊的理解。

現代波蘭詩壇的大人物是亞斯尼克 (Adam Asnyk)，有優美纖細的感情，但不是什麼雄健的性質的人。他在少年時代會做過覺得自己的力量靈魂的夢，但在波蘭末次革命，他也曾與聞，及失敗之後，心裏發生了一個深的變化。他於是用了美的水晶似的音樂的抒情詩，將他的長年的論理的冥想發表給他的故國。但這是科諾布尼支加 (Maria Konopnicka)，波蘭最大的女詩人，在詩人的豎琴上添了一枝新絃，便是現代意義的「平民」伊的偉大的才能造出許多美富而且各式的文學作品；最近的在巴西的巴耳札爾先生，是一篇平民的史詩，正如密支該微支的泰調斯君 (Pan Tadeusz) 是貴族的史詩一樣。他不但文學界的一塊界牌，又是民衆文化上的邊境的標柱；他表示這民族已經越出階級精神之上，而且容納平民到全靈堂 (Pantheon) 裏去了。

在實證主義衰頹與失敗的這時期，其餘的詩人是戈木列支奇 (W. Gomu-licki)，唯理主義之子，所謂高蹈派的第一個顯著的而且最優雅的代表：揚珂夫斯奇 (Cz. Jankowski)，一個極妙的抒情詩人，朋巴赫 (Baumbach) 與哈納 (Heine) 的同輩的精神，只沒有哈納的針刺的毒；烏爾朋斯奇 (A. Urbanski) 與勃梭夫斯奇 (K. Brzozowski)，都是英雄事業與殉道的詠歌者；還有斯退貝爾斯奇 (W. Stebeliski)，也可以注意，因為他著作裏發現那最初的歌調，便在文學進化的程序上後起的頹廢派的先聲了。

這時期的戲劇，並不能證明在戲曲家中間，有一個大作家的存在。但是蘇伊斯奇 (Jozef Szujski)，一個歷史家，若干重要著作的作者，又做大學教授，這些職務却並沒有使他與文學疏遠；他做了幾篇歷史劇，充滿着沒有希望的苦味。其餘的劇場的各方面，都被庸衆所佔據了。音樂喜劇（小歌劇）與滑稽劇有一種法國

風味，喜劇有人生的深厚的灰色的現實，却不能因了著者的才能的光輝而眩耀。

在實證主義的陰冷的時代，鄉間貴族的全體，因為俄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經濟恐慌的緣故，擱淺在都市的步道上，不得不蛻化他們的皮殼了；但是在一個僱員或工程師的新的外形的裏面，還宿着昨天的貴族的靈魂，和他一切豐富的本能和傳統；他們對於過去的崇拜，和民族特殊的愛好，自然的使他們撐破了自己批評與實利主義的外皮了。這不可免的反動來了，便替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造成必要的空氣，使他能完全發達他強健的個性。在他早年的小說裏，民主的與進步的模型是他所喜寫的，但一聽到對於實證主義的抗議的時候，顯克微支轉向過去，對他的財寶很華美的攤開在國民的前面。他的三部作品火與劍 (Ogniem i Mieczem) 洪水 (Potop) 伏洛提約夫斯奇君 (Pan Wołodyjowski) 並不是書，乃是大的功業。民族正在想望激刺，喘着想得更完足的呼

吸，於是他們得到了記憶與狂熱的幻景的一陣旋風了。雖然他的英雄只是常人，不是哲學家的種族，但這無比的藝術家將他們造得如此異常的可型的，所以他們現在生活在民間，當作無疑的歷史上的真實。他在引動最深的情緒的藝術上，是一個能手，正如讀過他的短篇和篇幅較少的小說的人所知道，但他是一個太大的造型美術家，在現代心理衝突的旋渦裏去尋求理想，未免不大順利了。他的小說無宗旨與波蘭尼支奇的家族的本質的價值，只在他鉅大的才能，這便使無宗旨成爲心理描寫的傑作，雖然這違反了他的本意，是一個戀愛的而不是信仰的悲劇，正如波蘭尼支奇的家族是這時代的一切精神原子的嘗試的綜合，想從中去發見一個方式。在他重復回到歷史的範圍內的時候，他創造了兩部傑作，那世界著名的你往那里去 (Quo Vadis) 和十字軍戰士 (Cruciferi)，都有雄大的規模，嵌鑲着許多不可言說的美的寶玉。十字軍戰士是一篇戀愛故事，在波蘭與

日耳曼主義相抵抗的歷史背景上，很巧妙的繙織出來。這是顯克微支的極大的特色，他使言語到了強力與純淨的頂點，使用他們同畫家使用繪板的顏料一樣。他從眼裏通過，在心上作用；我們差不多可以說，他用這樣強健的筆寫字，正像是瑪台珂 (Matejko) 的畫筆，而且他的筆鋒這樣的有力，正如密凱蘭該羅 (Michael-angelo) 的鑿痕。諾貝爾 (Noble) 賞金和國民贈與的一塊土地，不過是對於他才能的世界的賞讚的一種微弱的表示罷了。

一八八三年以後，華騷 (Warsawa 正譯伐爾撒伐) 歸呼耳珂 (Hurko) 將軍和他的妻瑪里亞·安特來夫那 (Maria Andrejevna) 所統治。揚古利阿 (Jankulio) 那時為檢查局長，大振暴威。亞布赫丁 (Apuchtin) 是波蘭教育省 區的監督。於是殲滅一切波蘭 的事物的行動就此開端，——列忒伐 (Lithuania) 的流血，和波特拉梭 (Podlasie 地名) 的絞殺。更進一步，一八八五年俾士麥

(Bismarck) 在他的反對波蘭的風狂裏，舉起「剿滅」(Ausrotten) 的叫聲。這激動了波蘭的民族精神，一直到了底。鄉間的平民首當這迫害的衝，便成了純粹社會的同情與關心的目的物。一種運動於是發生，凱斯布羅微支 (Jan Kaspro-wicz) 在這裏得到他的靈感，在文學上表示出真的農民，笨重而強壯，他的寬闊的胸中充滿着他的土地之愛，他的全身的纖維都將他和土地縛住了。

這個時期養成一代堅忍勇武的人，用盡氣力來支持他的大的工作，並不選擇工作與自己的力量相當。那里是那比耳斯奇 (Napiercki)，自己的回想的分析者；少年的猛烈的氣質的詩人諾微支奇 (Nowicki) 與年摩耶夫斯奇 (A. Niemojewski)；那里是式曼斯奇 (Adam Szymanowski)，他的散文故事有西伯利亞流人歌的哀愁；又有那樂觀的普路斯 (Boleslaw Prus)，本名格羅伐支奇 (Alexander Glowacki)，是一個偉大的造形的才人，實證主義的門徒——但這

派的束縛過於狹窄的時候，他也擺脫了，——精密的科學的老手，有強盛的男性的感性的文人。他所作的哨兵（Placowka）和回波（Powracajaca Fala）都是感情的綜合；同樣的綜合法也見於泥人兒（Lalka）法老（Faraon）諸書。法老是敘述少年君主想在古來承認的秩序之下，應用他那高上的正義理想之無效的努力；這部書已經遍譯成歐洲各國文字，在這書裏普路斯可以說是達到完全的內面的和諧了。

著名的畫家與文人微忒該微支（S. Witkiewicz）的強烈的著作我們的藝術與批評，用了非常激烈的聲調，打着斯丹達爾（Stendhal）巴爾札克（Balzac）佐拉（Zola）都德（Daudet）和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各人的旗幟，給自然主義的友人將門樁開了。自然主義的思想，便牽引許多有大才能的人，如提伽辛斯奇（A. Dygasiński），在他的小說與故事裏，一切都由自然引導，足以

證明他具有科學家的頭腦與詩人的心。札波爾斯加夫人 (Mme. G. Zapolska) 在伊描寫大都市的神經病狀態上，也是自然主義的。在新傳奇派的潮流未曾將他帶去之前，西該丁斯奇 (A. Sygietyński) 的客觀主義和解剖的法則也使他與自然派相連；屬於同派的還有那任運的憂鬱的阿斯多亞 (Ostoja) 和涅士威士奇 (Z. Niedzwiedzki)，厭世的人間獸性的告發者。

對於實證主義之戰的最後的返響，又出現在耶思開訶因斯奇 (J. Teske-Choinski) 克勒訶微支奇 (A. Krechowicki) 羅特什微支 (Maria Rodziwicz) 的小說與伐勒夫斯加 (Cecylja Walewska) 珂狹該微支 (W. Kosiakiewicz) 的短篇裏；但是珂狹該微支的寫實卻成爲沉悶而且平凡了。

自然主義有一種好處，使作者必須絕對的誠實，而且對於他所講的事物須有透徹的知識；但是要包括人類靈性的高低深淺，他未免太狹窄了；他不能照着

他初步時期的情狀持久下去，於是從這非人格的客觀主義，進化到印象的主觀主義了。在這種形式之下，自然主義多為最有才能的文人們所採用。

綏威爾 (Sewer) 在各種的題材與思想裏邊，表現出波蘭鄉村之美的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

萊蒙脫 (W. St. Reymont) 是極廣大的元行的天性的人，最能感覺特殊的現象，最愛元行的純粹的詩。他的理智的人物的描寫，未必全然完美，但在鄉民 (Chłopi) 裏邊，他的波蘭鄉民的靈魂和那由於愛他們的田地而來的愛國心的有力的描寫，卻有着壯大與剛強，但他們周圍的元行一樣。這著作已經譯成英法德三國文字了。這次的大戰阻止了他最後著作的發刊，書名一八九四年，他用了有光輝的言語描畫波蘭末次分割的時代。

什朗斯奇 (Stefan Zeromski)，一個巨大的才人，他能吸收傳奇的英雄主

義與實證派的信仰的原質，併在一處。他的著作裏顫動着他一代的苦痛與艱辛的聲音。在他的微妙而銳敏的感情上看來，惡是世界的實體，魔是勝利者；而義務的本能，在他是英雄主義。高上的理想，猛烈的氣質，時代的懇切的研究，在他的灰燼 (Popioly) 中諧和的調合，再沒有更好的樣本了。

息洛綏夫斯奇 (W. Sieroszewski) 是一個集中的結晶的強健的人。他的人物都感到他的對於自然與人的信仰，有造象的力與靜。他的流放，供給他豐富的材料，去造作優美雕成的寶玉，這便是他的西伯利亞的故事。他的西伯利亞的脫走已經譯成英文了。在倍紐夫斯奇 (Beniowski)裏，他力說人智克服堪察加 (Kamchatka)自然的蠻荒的力，以及這十八世紀的流人區域的各種可怕的事情。

這些印象派的散文家的活動正是很有生氣的時候，在詩的方面却感着新

理想的需要和對於大藝術的懷慕。只是那時在這區域內彷徨的有才的詩人，覺得不能十分滿足了。羅所夫斯奇 (S. Rosowski) 阿耳阿忒 (Ortut 本名 Artur Oppman) 拿頗崙崇拜者的漸就消滅的世界的畫家；微什比支奇 (St. Wierzbicki) 與格林斯奇 (K. Głinski) 兩個傳奇主義的子姓，和那優美微妙的模……斯奇 (Adam M...ski) 都有着能發好音而只有一絃的琵琶。

正是這時候，同在法國一樣，多絃的詩人的靈魂上也報起頹廢的時辰來了；他們不在自己的胸中去尋求，却往外邊的世界各方面去求感興，於是便如蘭該 (Antoni Lange) 那樣，成了古董家，只有形式而缺少實質了。有些作者如倍耳和貝 (Belmont) 曼珂夫斯奇 (Mankowski) 和同勃羅夫斯奇 (Jg. Dabrowski) 都可以稱爲所謂「無宗旨」的人們。

在這「世紀末」(Fin de Siècle) 的困憊的哀愁的中間，一種新文化的影

象約略的可以從詩人彌里安 (Miriam) 的宣傳中看出；他本名布什斯密支奇 (Z. Przesmycki) 是一個唯美的思想家、神祕的一元論者，他的藝術以梅脫靈 (Maeterlinck) 與都布勒爾 (du Prel) 的思想為基本。但是現代對於不可得的幸福的仰慕之情，在推忒瑪耶爾 (K. Tetmajer) 這裡，得了最動人而且最痛切的表現；他是達忒拉 (Tatra) 山的詩人，但他不特在詩裏，還在他的達忒拉的故事裏，也表明他是一個偉大的才人；最近的小說拿頗崙的史詩對於那有名的莫思科進兵事件，給予一種新的光，在這書裏他的才能可以說是完全發展了。

這時候在克拉科伐養成了一代的少年，他們對於古人投下了挑戰的手套。現代主義是他們的口號，但是這新傾向的實質，他的主要的理想，是在誠實的表現那當時的真感情。這新運動的在華騷的前衛是理兌爾 (W. Lieder) 珂摩耳尼支加夫人 (Mme. M. Komornicka) 和耶倫多 (C. Jellenta) 克拉科伐的一

羣從印象的現代主義變到個人的現代主義不久這一派的人日見增加又感到密切聯絡的必要，於是在一八九七年，息契班斯奇 (T. Szezepanski) 組織生活 (Zycie) 週刊，所有現代派的人便都聚會在這旗幟底下。這週刊本是繼續十年前彌里安在華騷所發刊的生活的，現在著手於「微爛的文學空氣的消毒」。所有有志的人們都在那里：彌里安、推忒瑪耶爾、凱斯布羅微支、耶倫多、珂摩耳尼支加和近時的儒拉夫斯奇 (J. Zulawski) 呂兌爾 (L. Rydel) 微什珂夫斯奇 (Wyrzykowski) 沛順斯奇 (W. Perzynski) 偏珂夫斯奇 (S. Pienkowski) 阿爾堪 (W. Orkan) 米蘭陀拉 (Mirandolla) 與拉達 (A. Lada)。後來布什比 綏夫斯奇 (St. Przybyszewski) 也隨即加入，他以前住在德國，因了他的德文著作會得到桂冠與廣遠的名聞。

生活的編輯移歸綏威爾的手裏，繼他的是布什比 綏夫斯奇，少年波蘭的最

有才能與勢力，最是強健的代表。這有銳利的理智與精神的心意的人，推重心靈在頭腦之上。在頭腦，萬物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之中；在心靈，只有萬物的觀念存在，不為空間時間所限。他所努力想得到而表現的，便是這萬物的心靈。他著作裏的精神的力，在波蘭文學的發達上有很強大的影響。這一個作家現在是沉默了，在他的旗幟上時間已經加上他懷柔的手跡，使他略略褪色了；但布什比綏夫斯奇的影響，使文學上加了一種如此深遠的思想的原質，自此以後詩界的象牙的門，便對於理智的凡庸者永遠關閉了。

波蘭文學上的現代派運動，正與內部社會的重要的變化相合。貴族階級失了他的特權，那都市的原子，即中等階級〔註一〕佔了優勢，於是文學上曾佔有一種位置的風俗畫，——鄉村貴族的故事，和那疏放的科白與古風的恢諧，——也就消滅了。作這風俗繪的最後的人，是拉斯珂夫斯奇 (K. Lebkowski) 康特拉

多微支 (S. Kondratowicz) 與所爾丹 (A. Boltan) 格魯緞支奇 (A. Gruszecki) 的才能在這一羣之上，只是他的貴族的世界太腐敗了，不能與現實切合。

〔註〕原註云，波蘭中等階級現在還在構成的進行中。以前波蘭曾有一種公民階級，但是他們雖然富庶，因為貴族寶重自己的特權，他們便很受限制，因此勢力不大。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的憲法纔以同等的權利給予各階級。以後鄉村失了產業的貴族流入都市，帶了他們的修養與教化俱來，使正在發達的中等階級也起了對於理智的愛好，所以這階級的特徵不是財富或社會上的地位，但是以知識發達的程度為定。中等階級，波蘭語便稱作「知識階級」(Intelligencia)。

淮生訶夫 (Jozef Weyssenhoff) 生活在完全別一個世界裏，——高上的門第，佳良的教養的世界；優美的神經，微妙的美的教化的世界。他自己是一個極

優雅的天性的人，他的老練的伎倆，不可及的藝術的方法，和顯明的小心底下，卻隱藏着一個因了土地與其人民的愛而猛跳的心。他用了美妙的琢成的語言，引動人的各種的情緒。他的小說陀勒伽事件 (Sprawa Dolegi) 和波特非列布斯基的記念 (Pamiętniki Podfilipskiego)，都極美妙，但他的才能的花，在近作貂與處女 (Sobol i Panna) 裏面，纔是滿開；在這書裏他寫個獵的詩的一面，並且表示他對於景色的深的歎賞，以及少年感情和人性中高貴的衝動的聰明的理解。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間，貫穿着一縷的諷刺，同作者自己一樣的微妙。他可以和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相比，倘若法朗士也有淮生訶夫的感情的深度。

布什比級夫斯奇和他的一羣的影響，或者更可以持久，倘使他們的個人主義不是這樣的將藝術與人生完全分離，在他們覺到因這睽隔而生的衰弱徵候以前。這羣詩人中最有才的沛順斯奇訴說道：——

「我入世去沒有少年的信仰，
也沒有希望的陽光照我的靈魂，
年月旋轉過去了——這樣的多而且緩，
夜裏走過我的黑暗的房間。」

勒凡陀夫斯奇 (K. Lewandowski) 與勃梭淑夫斯奇 (St. Brzozowski) 的頹廢的著作，以至勒息清斯奇 (E. Leszczyński) 的精妙的細工，也都帶着同樣的印記；祇有儒拉夫斯奇獨自尋求新的綜合。在這個時候，凱斯布羅微支的才能又回到地上來了，而且這正同古代的安泰阿斯 (Antaeus) 一樣，他同地面一接觸，他的詩的人格便又回復了力氣了。

在這以後的艱苦時代裏，自己保存的本能又驅使波蘭人在民族思想裏去求救助。對於外國諸神的稽首不能使詩人們滿足了。於是呂兌爾先去嘗試劇場

的國民化，採用波蘭的寓言入戲劇裏；但是他高上的藝術的教養，沒有適當的創造的想象來助成他。推忒瑪耶爾分析他自己的心靈，發見了「波蘭聖者」的必要；什朗斯奇、萊蒙脫與凱斯布羅微支也都直覺的感到，遂專心於描寫景色，人民與波蘭的困苦。息契巴諾夫斯奇(St. Szczepanowski)於一八七九七年犧牲了他的議院的前程，來到克拉科伐爲民族事業盡力，在他的波蘭的理想與國際主義上，發表國民感情的聲音。他的熱烈的訴告，喚醒了各人心靈的底裏睡着的傳奇精神了。於是出了那微斯比安斯奇(St. Wyspianski)，他是波蘭民族的天啓。他選了劇場作中介，藉此可以使人得聞波蘭的新傳奇的詩；他用了動人心靈的音調，表現那些最深的民族的情緒。民族的神話是他的材料，他將這些神話用了他所有的天才的力，轉變成了悲劇。他在步隊(Legion)裏表示波蘭民族的懷慕的綜合，在婚宴(Wesele)裏表示其對比。從各方面看來，他都是一個特殊的現

象，他本從繪畫藝術的世界而來，在那里他的工作是存在頗短的，但是他的造詣也證實他的才能的廣大。他是一個徹骨的藝術家，美與純淨的愛好者；而且他的才能的範圍是如此之大，這使他能夠直降到自然主義的底裏，又從那里升到最高的象徵主義的絕頂。他用了同樣的力，描出一寫實的景色和實世界以外的幻象。徵斯比安斯奇的著作，全在感興的電光一瞥中構造成形；他又加以雕琢推敲，時時用了他高上的批評標準的試金石去試驗。死亡使波蘭文學失他太早了，但他的精神仍然存在，也將永遠存在，像一支火柱，作民族的黑暗與引導。他在波蘭詩界上畫了一個時期，創始了新傳奇主義時代。在他的吹息之下，頹廢消去了，民族的靈魂於是復活，詩便成了民族化了。

從他所播種的種子裏，出了一羣少年的力的崇拜者：阿爾堪和他的達忒拉山麓的丘陵的歌丹尼勒夫斯奇 (Danilowski) 和他的淨善與得救的幻象；有

布羅美透斯 (Prometheus) 的靈魂的斯達夫 (L. Staff); 彌靖斯奇 (T. Micin-ski) 有天賦的異常而且獨創的詩的組織力，卻不像波蘭的傳奇派，而與比利時或荷蘭的神祕派更相近了。他的同伴都是鷹類；倘若他的飛翔要比微斯比安斯奇的爲低，但他的卻也更持久而且更平均了。

近來的波蘭詩的大的道德的影響，並不由於他的教訓，卻由於高上的藝術的價值。我們讀這樣傑作，如推忒瑪耶爾的在王的湖上，布什比綏夫斯奇的海邊，什朗斯奇的魔報自己的仇，凱斯布羅微支的震怒之日 (Dies Irae)，微斯比安斯奇的步隊，彌靖斯奇的察諾比來的槲樹的時候，我們飛翔得這樣的高，所以不復看見地面上匍匐着的一切東西，漸漸覺得那善之神所欲造成的自然與人生，是怎樣的美與安靜而且興奮的。但是那也只在高處，在我們的靈魂與宇宙的諧調和合顫動的時候，這纔能夠感到。

波蘭借了文學，對於世界指示出伊的不可盡的活力。伊的精神的造就很有貢獻於世界的文化，這只等世界自己去利用那展布在他前面的寶藏了。

這一篇原是訶勒溫斯奇 (Jan de Holeyinski) 所著波蘭文學史略的第五章，原題「自一八六三年革命至現時的波蘭文學」。原書係用英文所著，一九一六年初版，爲波蘭報告委員會所刊行的甲種叢書之一。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附記。

我的姑母 (Mia Onkinjo)

波蘭 科諾布涅支加 著

周作人譯

「但是，姑母！」

「但是，親愛的友利阿，不要無端的使我發怒。而且第一……淑耳加去……不要不絕的親我的手。」

「但你的手好像專爲給人親吻而造的，」我說，仍然不放伊的右手，一面還想去抓住伊的左手，伊却將他藏到衣服的褶疊裏去了。

「阿，怎樣的手指！好像是用白糖做的！而且，姑母，這真是……阿，頰上怎樣美麗的緋紅！」

「去罷，去罷，我的親愛的！你這樣說，可不羞罷！」

「什麼？我爲什麼應該羞呢？這豈非都是真的麼？」我這樣說，似乎很從容，其實我正窘極了，立在我的姑母——君士但左普勒微支姑娘，那所極高極狹極白的房屋的主人——的面前，在伊小小的有迷迭香氣的客室裏。牆壁的處女的白色，與窗前茂生的小樹的綠葉很美麗的反映着。舊式的家具，上面罩着白布，挺直的站在牆邊；堅硬而且不殷勤的小椅子，我剛纔坐過一會，彷彿因了我的親密，正抱着怒氣。

君士但左姑娘，大約四十歲，身瘦長而且直，穿着黑衣，優雅蒼白的面貌，梳得很平滑的暗色的頭髮，中間約略閃着銀絲，很像女王模樣。

在這時候，伊端正挺直的坐在硬而且高的椅子上，在伊蒼白的兩頰上，現出煩燥與迷惑的紅暈。淑耳加和芬加在伊的腳邊跳躍而且叫喚；鋪着藍色圍巾的一個筐子裏，睡着那銀毛的巴夫支亞〔註一〕還有最是頑劣，和我始終爲敵的提

安加，在風琴脚下咕嚕着說。

〔註一〕此係貓名，其餘三個都是狗的名字。

這一切都使我感到幽鬱。我剛纔得到初次的有利的工作，我——新畢業的一個技師。我不得不遠行，卻不知道什麼地方安置我的亞奴耳加，我同伊一年前纔結婚的。

暫時沈默接續着，彷彿豫言沒有什麼好事。我只好決計再開攻擊了。

「姑母，怎樣呢？」我用了最甜美的聲音追問。

伊不耐煩的聳肩，答道，「怎樣？沒有什麼。」

「但是，姑母，你知道我不得不去，因為倘若我辭了這公司的契約，我將失卻很大的利益和好主顧了。你不答應我這樣一件小事麼？」

「好一件小事，」伊叫道，「收留人家年青的妻子在家裏過四個禮拜。」

「不必四個禮拜，不。或者三個，或者兩個，都難說的。我將趕忙走去，連夜的工
作，想可以早點回來。我真是想念着……」

「阿，是呵，我知道這個。」伊說，從那硬椅子的高處望着我，又輕蔑的緊閉了
伊狹小的上脣。

我故意做出並沒有領會伊對於我的夫婦想念的輕蔑的模樣，竭力的請求
道：

「姑母，請你體察。我能將我的小鳥兒獨自拋下麼？伊在這里沒有母親，也沒
有親戚……伊將煩惱、想念、哭泣。而且在這個狀態……」

閃電在老姑娘的面上颯的走過了。伊跳下椅子，略側着頭，用伊的白而且細
的手指，點着我的胸前。淑耳加、芬加與提安加見了他們主母的攻擊的態度，都大
聲叫着直奔向我。巴夫支亞睡着，喃喃的說。

「是呵，是呵，在這個狀態！」普勒微支姑娘用了得勝的聲調說，彷彿法官能够從犯人得了招供一般。「在這個狀態！這是你自己的話呵。我是決不……淑耳加去，芬加靜靜的臥着……但是你自己說起來的……提安加不要吵鬧……我終於不能不向你張開眼睛了。我的親愛的，你是不是還當我是小孩子麼？你以為我還不知道，在這個狀態之後是怎樣麼？阿，我的親愛的，我不至於這樣簡單。差不多已有十年，我不復相信你們的鸛，〔註二〕……提安加去……和一切別的誑話了。所以我早已決定只能容留那些住客，他們並未有過，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小孩子的……我不承受別的條約……是的，我的親愛的……我知道，我一切都知道。已有十年了！」

〔註二〕 歐洲誑小兒的傳說，云人間的嬰孩係由鸛鳥銜來。

伊說的很快，用了感動而且低微的聲音，略有點顫抖，那面上的深紅直到兩

顯顯邊了。

「十年了！這樣長久了！哈哈！但是，姑母哈哈，我的亞奴耳加……」

「住了，我請求你。」伊很活潑的說。「你又要講什麼獸話了。」

「但是，姑母，關於那鶴的話，如今便是十歲的小女孩，也不相信了。」

「不要再講，不要再說明了。」伊辯白說。「聽了你的話，我的耳朵都乾枯了。」

「他們乾枯了麼？正相反哩！我見他們很可愛的發紅呢。譬如那左邊的。真的

珊瑚呀！他引誘我去對他低語什麼哩……」

那老姑娘擎起兩手，到耳邊去，防備我去說話。伊的怒眉緊皺，嘴唇顫抖，眼睛裏射出電光來。在這一剎中，伊顯得很美麗，伊叫道：——

「神呵！你說的够了。你不要忘記，你是在人家……」

伊止住了。轉眼望着門口，聽着什麼似的。在前房裏，有一種聲響，有人走出去，

跑着，又開了到門斗去的門；隨後聽得女人的聲音，和一種小貓似的叫聲。芬加同淑耳加大叫起來，豎着耳朵，跑到門檻旁邊。提安加躲在長椅子底下，發狂似的叫喊。

我還不明白，這並未預期的阻隔是從那里來的，那時看門的女人伏折訶伐已經喘着氣跑進客室來。

「主母……主母！」伊說，很感動的急速的喘氣。

「主母……」伊喘不出氣了，舉起兩手當着胸前，過了一會，纔說道，「有人拋下在我們這里……」

「什麼有人拋下什麼？」老姑娘詫異的問，聲音裏帶着非常的恐慌。

「你問是什麼嗎？」伏折訶伐也詫異的答。「這自然是一個小孩了！」

「小孩耶穌馬理亞，聖約瑟呵！」君士但左姑娘叫着，絕望的抱着自己的頭，

一點也不動，像石頭一樣。

沈默主宰了這小客室了。伏折訶伐站在門檻旁邊，張大了嘴，呼呼的喘氣。我微微的拔我的胡鬚，也不敢動。

「最聖的神母，最聖的神母，」那老姑娘動着顫抖的嘴唇，極微的說。隨後伊鼓勇張開了合着的眼睛，望着伏折訶伐。

「你的確知道是小孩麼？」

「的確？」那女人生了氣說。「我是眼瞎的麼？難道我連小孩都不認識麼？謝上帝，我有我自己的……」

「好啦，好啦，請你住口罷！」老姑娘叫着，用手按了兩耳。「阿，慈悲的神呵！——倘若真是小孩，那麼，伏折訶伐你拿了，立刻去還給那母親……」

「是呀，你是對的……還給那母親！」伏折訶伐復述一句，聳起着伊的肩膀。

「那母親正等着，等人家將小孩還伊哩！」

「唉，我怎麼不幸！」老姑娘呻吟着說。「拿他去放在別處，拿去離了這屋，不要聽他留在這裏……」

「姑母！」我說，安靜的看着伊絕望的眼睛。「誰能在這寒天將小孩投出屋外去呢？那小東西或者是餓着，裸體……」

君士但左姑娘全身顫抖了。「慈悲的神呵，慈悲的神呵！」伊低聲說，合着兩手，彷彿是在祈禱。

「主母，怎麼樣呢？收他呢？不收他呢？他叫着哩，可憐的小東西……」

「親愛的伏折訶伐，你去……留住……等着神呵神呵，請你可憐我親愛的友利阿，或者你可以收他麼？」

「我麼？憑了聖父聖子的名我麼？這樣可以使我的妻疑心我麼？我不能，絕對」

的不能……」

一種慈悲的精神，在前房的門口出現了。我又說道——

「伏折訶伐，神既然將他給你，你須得替小孩怎樣做纔好呢！他又不是一隻小狗，不要任他拋在門口。他或者已經受洗哩……」

「耶穌，馬理亞！耶穌，馬理亞！」老姑娘在客室裏跑，彷彿失神似的。「怎樣的醜聞，怎樣的醜聞！全家的人都已经知道。我真要活不過去了！」

伊絕望的叉了兩手畫十字，隨後停住，請求似的向我望着。

我真心的憐憫伊。我說道——

「姑母，有什麼醜聞呢？這樣的事是各人都會遇見的。姑母，請你安靜！我請求你，我真請求你——拿那客人來！」我回頭對伏折訶伐說，因為我看沒有人敢決定怎樣做。「我們至少總應該看他一看。」

叫聲。

伏折訶伐出去了，不久便拿進一個小小的包裹來，從包裹裏可以聽出低微的
「呵，他已經很大了。」我說，看着那小孩，裹在簡陋但是頗清潔的襪襪裏。
「美的小東西！男孩呢，還是女孩呢？」

「友利阿，」姑母叫着，抓住了我的手。「爲神的緣故，我請求你，饒恕我罷！」
「好罷，好罷！」我鎮定伊的處女的恐怖。「這些事於我本來沒有什麼興趣的。……」

「先生，是男孩！」伏折訶伐得勝似的回報說。「他大約有二十個禮拜了。好小孩！」

我走近那老姑娘，伊離開了我們，躲在屋角裏，發熱似的顫抖着。

「來，姑母！」我說，扯住伊的手。「不要害怕看那小孩去這鬼並沒有像人家

畫他的那樣可怕，無賴子的小孩倒很有點美麗……」

「我的友利阿，我請求你一件事！你須得揀選更合禮的句子。無賴子的小孩，……你不能叫他別的名字麼？」

「別的？」我大笑說。「很好的提議！我將怎樣叫他呢？馬鈴薯——或者什麼呢？」

伊緊閉了嘴唇，將眼向着地下。

「來，姑母來，我請求你。」

伊不肯，但我拉伊過來。伊的腳顫抖了，面上遮着一層火熱的紅暈。

「你看，」我仍然不放伊的手，「怎樣的美的小孩！怎樣聰明的眼睛！他笑着哩……真的，他笑着哩……」

伊站在小孩的前面，止住呼吸，張大了眼睛。

「姑母，把他拿在手裏！」我主張說。「只要一剎便好！你就知道，這是怎樣的快樂哩。」

君士但左姑娘很驚惶的往後跳開。伊叫道——

「不不，決不！」又用兩手遮了眼。

「嘸呀，嘸呀！」伏折訶伐很慈愛的歌唱着，伊已經解去小孩裹着的厚的毛布，將他高高的舉起，上下搖動起來了。

小孩的確很滿足了，他真心的高聲的笑，舞蹈他的手和腳。

他使客室很熱鬧，他的影投在白的牆壁上，正似一隻大胡蝶。

老姑娘伸着頸子，略略傾側着伊的頭，很好奇的看那棄兒。伊急速的喘氣，在伊臉上還可以看出一點恐怖來，但是那開着的嘴唇上已經現出甜美的微笑。

芬加、淑耳加和提安加見了這異常的情景，很是詫異，便叫喊起來，各各用了

特別的聲音，又圍着伏折訶伐奔跳。

「淑耳加，去芬加，睡着提安加，不要吵鬧！」姑娘叫着，將狗趕走了。我很感謝的看伊。伊現在幫助他了。我便決心將這鐵鍛成……

「伏折訶伐，將那小孩給我——小同鄉，來呵！」我說，伸着兩手。

「是呵，自然就去！」女人答說，「那麼你可以使他離開我麼？」

伊將「我」字說的很有力，彷彿伊是生他養他的人，而且似乎他是伊的獨有的產業。這略略使我生氣。

「安心罷，不要怕什麼！不要使他單攻擊我，我於他是沒有什麼危害的！給我罷，我再說……」

我將小孩拿在手裏。他很驚異的莊重的看我，好像是從天上落下來的小天使。

「姑母，你看這美麗的小孩！」我說，走近君士但左姑娘。「他怎樣的周圍觀看聰明的小孩！他怎樣大抱他，姑母，我請求你不要害怕——不幸的，不幸的孤兒呵！」我說，很慈愛的將小孩緊緊的抱住。

在那老姑娘的臉上，分明現出很可感動的爭鬪。伊的兩頰有時紅了，有時蒼白了。垂下的兩手又顯出柔弱與忍從的狀態。

我側身向伊。我的嘴接近伊的左耳，他此刻還沒有工夫變成蒼白。我低聲的說：——

「姑母，你將不再擲他出去罷！你將救這個人類——未來的人……你將抱他在你心口上，將教育他。你將知道母性的甜味，你將充實你的空虛的生活……你將不吝惜給他養料，撫愛與微笑……你將以處女而為母親……你將履行女人的定命……」

伊將頭靠着我的臂膀，用一隻手遮了眼睛，低聲哭了。淑耳加、芬加與提安加忽然覺醒，便狂吠起來，那小孩害怕，也哭了。姑娘仰起臉來，因為哭過還是溼的，然而很安靜。伊說道——

「伏折訶伐，你將狗帶到廚房裏去。小孩害怕呢……」

我差不多想跪在伊的前面了。我充滿着希望，便固執着說——

「姑母，請抱他，抱他！你只要一次，抱他到你心口上，你就會知道，這是怎樣的甜美呵！」

「但是我怕呢，友利阿。」伊低聲的說道。「我的手抖着……我不會……小孩……」

「姑母，你請坐了我將他放在你膝上……」

伊依了我的話。我引伊到那很高的大椅子上，彷彿是一個懺悔座。我拿了剛

纔巴夫支亞墊了睡着的布，將小孩包好，放在伊的膝上。伊想舉他起來，但手勢很拙笨，伏折訶伐見了，氣忿忿的聳起伊的肩膀。

「阿……有這樣的抱小孩的人麼？這邊抱在腋下！是這樣！又用了那隻手……抱在腰下是這樣！」

伊說着，引導了君士但左姑娘的柔細的手，姑娘微微的笑，臉上紅得如薔薇花一般。

「今天好！」醫生的高大的聲音這樣說。他是鄰居，又是君士但左姑娘的大崇拜者，但是他總不能同伊的幾隻狗講和。

「這是怎的？」他很和氣的說。「世界的末日麼？我沒有看見菲倫加，也不看見披夫加，（他每次總是更換他們的名字）而且我的女士臂上抱着小孩兒，彷彿聖母模樣……」

伊微微的笑，也不伸出手去給他，因為伊不知道抽出那一面的手，比較的沒有危險——腋下的手，還是腰下的呢。

「阿哈！」醫生搓他的手接着說。「這情景倒有點誘惑我，去跪在這馬槽的
前面〔註三〕像聖誕節歌裏的牛或驢子……你從那裏得到這美人兒呢？」

〔註三〕此指路加福音所說耶穌降生，臥在馬槽內的故事。

「神所賜的！」君士但左姑娘用了甜美柔軟的聲音說。

我起來告向伊別。伊彎身將前額向我，我很恭敬的在額上親了吻。伊低聲說道：

「將你的亞奴耳加放在我這裡，你不要在那裡用工作弄壞了自己，不要趕緊……」

科諾布涅支加 (Maria Konopnicka 1846-) 是現代波蘭的女詩人，但伊也做小說。訶勒溫斯奇在波蘭文學史略裏說，「近代波蘭詩界裏的大人物是亞斯尼克 (Adam Asnyk)……但這是馬理亞科諾布涅支加，波蘭最大的女詩人，在詩人的豎琴上添了一枝新絃，便是現代意義的「平民」。從伊的偉大的材能，產生出許多富美的各式的文學作品。最近的一書，名在巴西的巴爾折耳先生，是一篇平民的史詩，正如密支該微支 (Mickiewicz) 的泰達思君 (Pan Tadeusz) 是貴族的史詩一般。這不但是文學上的一個界牌，而且是民衆教化上的邊境的標柱；他表明國民已經超出階級精神上，容納平民到全靈堂裏去了。」

凱拉舍克 (J. Karásek) 著斯拉夫文學史第二卷云，「科諾布涅支加在許多地方，是哲學的，對於古典世界有著特愛的一個確實的勇敢的人物。」

……伊是女子的苦楚和哀愁的詩人。伊的功績，是在以民族的全靈堂——饒富其民衆。伊以敘述移住民生活的，尙未完成的史詩在巴西的巴爾折耳先生，引起頗大的驚異。……至於故事，則該爾支的旅行記載，尤其是抱了對於南斯拉夫的特愛而作的。但伊也識得諾曼的海岸。詩人之外又爲動人的故事家；也做文學的論說和美文，雖然多是主觀的，而構思敘述却都頗爲奇特。」

這一篇小說，從世界語波蘭文選譯出，雖然沒有女詩人的那種特色，但別有一種殊勝的地方，爲別人所不能及。這便是描寫獨身女人的感情的變化。那種細膩優美的描寫，帶着一點輕妙而且有情的滑稽，的確是女性的特長，不是一般男性文人所能容易學到的。我以爲在這一點上，女小說家的獨有的價值差不多就可以確定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記。

影

波蘭 普路斯 著

周作人譯

每當天上日光隱滅的時候，黃昏便從地下起來。這黃昏——一個大的夜的軍隊，有幾千不可見的部隊和幾百萬的戰士。這強大的軍隊自從不可記憶的年代以來，與世界相反抗：每朝敗走，每晚得勝，從日入以至日出，是他爲王；在白天裏，被打破了，躲在窠裏，等候着。

他等候着，在山的深處；在村市的地窖裏，在樹林的濃密處，在湖的暗處。他等候着，躲在永久的土窟裏，在礦洞裏，在空穴裏，在人家的屋角。他被趕散，又似乎不在了，但其實充滿着一切隱藏的處所。他在樹皮各個的裂縫裏，在人的衣服的折疊裏；他躲在最小的沙粒底下，黏在最細的蛛網的絲上，等候着。在一處受了驚嚇，

他便移到別處，利用各種機會，要回到被驅逐出來的那邊去，再攀登閑空的地位，沖注到地面上來。

太陽隱滅的時候，黃昏的軍隊便排成密集隊，出了隱藏的處所，沈默而且謹慎。他充滿了人家的廊下，門庭，和不甚明亮的梯段；他棄捨了他原有的衣廚和桌子底下的地位，爬在房屋的中央，坐在窗簾的上面。他從地窖的風孔，或從窗上的玻璃間挨擠出去，到街道上。聾一般的沈默着，他攻擊牆壁與屋頂，又坐在頂尖等候着；安靜的休息，等到紅色小雲在西方漸漸的變了蒼白。

再過一刻，於是那極大的黑暗的爆發便突然起來了，一直達到天上。野獸躲到自己的窠裏，人們逃回家去；那生命正如失水的生物，逐漸收縮以至乾枯。一切の色與相，都流入於「無」；恐怖、過失與罪惡，於是主宰世界了。

當這時候，在華沙的空虛的街上，現出一個奇怪的人物來，頭上帶一個小小

的火燄。他急速的在街上走，好象黑暗追迫着他；他在每個燈臺前面暫時停住，點上快活的燈光，他便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每日都是這樣。無論春天在田野上，正將花的芳香薰香了一切，或者七月雷雨正在喧鬧，或者秋風吹着塵埃般的霧氣，散在街上，或者空中飛着冬雪，——一到暮色下來，他總帶着他的小火燄在街中走，點上燈光，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人呵，你從那里出來，又躲在那里，使我們不曾知道你的面貌，也不聽見你的聲音呢？你有妻女或母親，等候着你的回去麼？或者有小孩們，他們將你的小燈放在屋角之後，爬到你的膝上，抱你的項頸麼？你有朋友，可以對他們講你的幸福或失敗；或者總有相識的人，可以說你的每日的事情麼？你有家麼，在那里我們可以尋到你；有名字麼，我們可以呼喚你；有各種的需要與感覺，使成爲和我們一樣的人的一切東西麼？或者你真無形者物，沒有聲音，也不可了解，只在黃昏裏出現，

點上燈光，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的麼？

有人答覆我，說他真是一個人，還有人并且將他的住址都給我了。我便走到那裏，問看門的道。

「那街上點燈的人，住在你們這裏麼？」

「在我們這裏。」

「什麼地方？」

「在那小屋子裏。」

小屋是關着。我從窗間望去，只見靠着牆壁有一張簡單的牀，一個插在長竿上的小燈。點燈的是不在那裏。

「請你告訴我，他的相貌是怎樣的？」

「誰能知道呢？」看門的回答說，聳了兩肩。「我也不很認識他。因為日裏他

總是不在家的。」

半年以後，我又走去。

「今天那點燈的在家麼？」

「呵，」看門的說，「他不在，也不會在了。我們昨天已經將他安葬。他死了。」
看門的於是便沈思着。

我打聽了一點詳情，便走到墓場去。

「看墓的，請你指示我，那裏是他們昨天埋葬那點燈的人的地方？」

「點燈的？」他覆述說。「誰能知道呢？昨天他們一總運來了三十個死人。」

「但是他葬在最窮苦的人們的葬地裏呢。」

「這樣的來了二十五個。」

「但是他睡在白皮的棺材裏呢。」

「他們運來了十六個這樣的。」

這樣，我沒有見到他的面貌，也沒有聽到他的名字，也沒有尋到他的墳墓。於是在死後休息着，正同他在生前的一樣；只有在黃昏裏可以看見，沒有聲音，沒有形相，同影一般的東西。

在人生的黃昏裏，那不幸的人類摸索着迷了路，一個被障礙所破了，一個落到深坑裏去了，沒有人知道確實的路；禍患、困苦與憎恨，追逐人們，被迷信所結縛，——那時在人生的黑暗的路上，有點燈的急急的走來。每人都帶一個小小的火燄在他們的頭上，每人在他們的小路上點上燈光；生存着不爲人所知，工作着不爲人所賞；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普路斯 (Boleslaw Prus) 本名格羅伐支奇 (Glowacki)，是波蘭現代

的人，我曾譯過他一篇世界之徽，登在新青年八卷六號上，略附有說明。這一篇影(Ombroj)也是從巴因博士的世界語波蘭文選中採取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三日記

燕子與蝴蝶

波蘭 戈木列支奇 著

周作人譯

有一天我們出去，離磨房很遠，連磨輪的聲音都聽不到了。

安那採些野花，預備編作花環；我們走的愈遠，伊便尋到愈美愈多的花。

我們採集藍花的野菊，走了好幾里路，而且我們也全不知道這是怎樣又是什麼時候做的。

我們久已不會計算時間，或留心這是什麼時分了。我們的時表，已經有一個月，臥在我們的箱子底下了。

在戀愛的會合的時候，有誰去看時表的指示呢？誰又受着自然的撫愛，却用了均勻微小的分子去計算時間，去煩惱他呢？

太陽在天上照着，正當我們的前面，——這在我們看來，彷彿是我們正走向太陽那裏去哩。

忽然在草原的中間，——這草原優美的波動着，上面有幾株孤獨的野梨，步哨似的站着，——在我們的上面，現出一座小山，帶一叢小小的松林。

這松林很憔悴而且稀疏；我們能够從他中間很明白的看出村家的黃牆與紅的屋頂。

那紅黃的房子引動了我們的興趣；所以我們便走進松樹林裏去。雖然這些松樹也並不討人的喜歡。

有許多樹，正同人們一樣，使人一看便覺得討厭的。

松林中間的地上，並沒有遮蓋着一莖的青草。即使青草曾經生長，顯然早已被人的脚步所毀滅了。在樹幹的末梢，想尋到嫩條，也不能够，這些枝條本來在老

樹旁邊是常有的。這是一種沒有將來的植物，正如世上的沒有明日的人生。

我們沿着這幽鬱的松林過去，便看見一所大屋在我們的面前，牆上爬着野生的葡萄。靠在牆的一面，是一個小亭，用牽牛花和豌豆所編成的。屋後是園，荒廢着，滿生了瞿麥。

這建築中最大而且似乎最重要的，那是極長的馬房，在屋的兩邊，彷彿和他合成一個不可分離的全體。略遠一點，橫着黃色的稻田。有一重低矮的柵欄，將他從那建築和前面的一小塊空地隔開了。

那柵欄造成一個方角；在斜面的兩半鬪合的地方，裝着大門，高而且寬，那時候正完全的開着。

我們走近低矮的柵欄。安那還不及將伊的絹傘靠到柵欄上去，那黃屋裏有人開門了，走出一個男人來，站在門口，高聲問道——

「你們是往外國去麼？」

我們懂得了。用了彎曲的棒，草草做成的柵欄，原來是比普通田產的境界，更有重大的意義的東西……

這柵欄是分開兩個國民，兩個國土，兩個文明的。生在柵欄後面的裸麥，所以成爲日耳曼的裸麥；那夾在稻穗中間，藍色的火光一般微微燃燒着的野菊，也便是日耳曼的野菊了。

這也是日耳曼的，便是那風，從那邊吹來，帶着牽牛花的蜜一般的香氣……安那當然不願意用日耳曼的花，來增飾伊的花環；伊將我們的來意對高聲問話的人說了。

他從容回到屋裏去，但是一定還有十幾雙明敏的雖然不可見的眼睛，正守望着我們一切的舉動。

我們周圍觀望，帶着一種奇異的感覺。

「這是怎麼的？」安那張大了眼問道，「這株稻因為穀子被風吹來，在這里生長，便是我們的；但那千萬株的別的稻，本是他的兄弟們，只因生得遠了一步，便是外國的：這是怎麼的呢？」

我竭力的和伊說明，這是完全自然，而且必要的。

「爲什麼呢？」

我只聳一聳肩，也不答話。

我們心裏全爲這分隔的思想所佔據了，我們便轉眼向着天空，去搜尋上面的界線。

但天空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我們看那太陽。

太陽也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在這時候，有一隻蝴蝶，在我們近旁的柵欄上，將他紅面銀裏的翅膀一張一斂的，坐了好久，忽然的飛起，便飛過日耳曼的那邊去了。

他在左右搖擺的稻穗上，飛了許多時，尋到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於是又從從容容的飛回來了。

幾個燕子，預知雷雨將到了，大聲叫着，遠遠的飛翔了一會，也無事的穿過了那境界……

「你看！」安那同小孩一般的得意，叫着說，「那燕子和蝴蝶並不承認那必要，便是你剛纔很聰明似的所說的。」

這幾句不注意的話，很使我幽鬱。

「唉，安那，安那，」我埋怨似的說，「你忘記了麼？——人類是比那輕浮的燕

子和沒有思慮的蝴蝶更爲聰明的生物呀？

戈木列支奇 (Wiktor Gomulicki) 據訶勒溫斯奇的波蘭文學史略上說，「是在實證主義文學失敗分散時代(案即近來三十年間)的一個詩人，唯理主義之子，所謂高蹈派的第一顯著的優雅的代表。」關於他的小說，在本年一月號的小說月報上，有王劍三先生譯的一篇農夫和說明，可以參考。

這一篇原名「這是燕子蝴蝶們所不懂的。」(Kion ne komprenas la hirundoj kaj papilioj) 德國E因 (K. Bein) 博士用世界語譯出，收在所編的波蘭文選 (Pola Antologio, 1909) 裏，現在便據這一本重譯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記。

農夫

波蘭 戈木列支奇 著

王劍三譯

戈木列支奇 (Gomulicki) 是波蘭的小說家及詩人，生於一八五一年。他的著作是散文韻文都有，他的優美的文體，和勻稱的辭句，俱可使人驚歎。雖然他的著作的本旨，是以在華騷的生活中所推論出來的種種事情，然而在他的短篇中，很描摹出波蘭農人的狀況。他那種深入刻畫的筆墨，實是在小說中別開生面，譬如這篇「農夫」，用極閑淡的言辭，寫出人生的最大痛苦，這真是他的特長了。

我從前很喜歡留神去看蒿爾賓 (Holbein) 不朽的圖集子，有一個圖，是可以為他作品中的中心，就是死的跳舞。這裏頭是表象出一個年老的鄉下人，在夕

陽將落的時候，去耕耘很堅固的土地；他於匆忙中，便死在馬上，於是這個鄉下人，和他的犁耙，宛同在膠泥的土地上跳舞一般。而且看不出一點破綻的痕迹在上面，顯出是爬行。……這不過是一幅不同的風景畫片罷了！我們在蒿爾賓的畫片上，能够看出有蔭的樹叢，多少住房的屋頂，風景很生動的馬道，石頭建築成的禮拜堂的樓堞，並且在地平線上，有山脈迤邐的弧形線。原來在南方的天然裏，這樣莊嚴與駁雜的景色，是很滿足的，將落的斜陽，是非常美麗，他的光線，是展延成一個扇面的形式，幕在平地線上，突然發射於羣山及樹木之上。

但是在馬即里安的平原，是呆板而平淡的。這個地上，宛同是惟有寬廣的和一些有折縐的浪紋所集成，伸展在灰色裏。又有無邊的冷氣，團結在地平線遠處。很窄的暗紅色的這種距離，微茫可見的，是樹林子，從地平線上界畫出來，而且也是灰色，只是成了一個斑點。環接在樹林子上面的光，是著了黃色，黃色的著色，是

表明在那裏有幾處地方，却隱在淡灰色的雲幕後邊。這時日光也將要落下去了，這個自然畫片的色彩，是非常淡薄的，然而這個地方的種種景色，須用全部繪料方能畫出呢。這其中包圍着一個老人和他的一對疲馬，在那裏耕耘。這個顏色是須用印第安墨水和烏魚水的顏色，——是天然的表象沒有顏色的，宛同經過一片深墨的草地所見的一般。這個地方，就像眼光所接觸的那樣遠，如在一張圖畫裏的界限。這些有界限的土隴，這邊那邊，都成曲折的樣子，而在種種的方面裏，縱橫不一。像這些田地，是一塊與一塊不同，有些是完全黑色的，其他的少帶點褐色，有些是重重點染在蒼白與灰白色中的光華。——這就是畫家用他的印第安墨水，很多的水汁傾出，便可以作成像如此一個暗示的幻想。——在田地旁邊立着，像是守衛的，就是野梨樹，遠遠的隔離著，是悲傷、沈默。在地上到處都有個小小的窟洞發現，且是在凹地裏。很清新的溼氣，生長些赤楊樹，與有光華的葉子。很大

的一片綠地是被少數的白檸檬樹和白楊樹，顯出來的。他們像是在村莊後的遮蔽物。

這個村子，至今存在，能以借著嗅覺與聽覺，覺得出來。風吹著——冷的晚風——從些乾草和老農人紛披的灰髮上發出一種沙沙的聲音出來。而從有分別的人民居室裏，透出些聲調和香味來。可以聽得見拿著沈悶音調的四絃琴的懶漢，在小旅店裏遊戲的聲音，而且是忽而從喝得酩酊的農人的喉嚨裏出一裂種「嘎」的聲來。又能夠嗅得出烘乾的油菜；和芳香的咖啡，極尖銳刺人的氣味，這是牧師的廚房所烘炒的。

那裏是一切都安樂與忙碌的，這裏是已為憂傷與懶惰在靜默中壓倒了一個老人，仰看著，像是被一百年的悲愁沈壓住似的。他的脊骨，是成了彎弧形了，他的頭，是低在地上，他的鼻子很長，尖銳捲曲，如一個老鷹的嘴一般。他全身的態度，

表示出非常的衰弱，且是能够引誘著他到地裏去，這個地，似乎已經等得他不耐煩了！誘惑他宛同一個用媚術惑人的婦人的黑心一般，這個黑心，便是水蒸氣與溼氣。從他帶的草帽子的下面，看出他那一束草似的灰髮，紛亂的很像些白帶子，他的突出的下頷，是被些未剃的鬍子的剛毛遮住，他的眼與頰輔，是非常陷落，他的額角面皮，和他扭轉的物項，是有一百條皺紋的捲曲，在不整齊的網裏，像是在一本古書上被蠹蟲咬食出的曲折的線形。每當他去打動耕馬，這老人便搖搖欲倒，就同他是撲倒了似的。這個樣子，是使人很難以相信，這老人是可以去管理這個耕耘的事務。倒不如說這個犁耙，是爲他的支持呢！並且以後也是要引導他的。每一會，馬兒停住，犁耙也就住下，老人呢，却用很難過的聲音咳嗽，掙扎著，他的咳嗽是爲很精密的簡單咳嗽的回響包住，若當用指甲在棺材裏叩擊的時候，是可以聽得出的。但是咳嗽的能力，比著叫耕馬勉力去重復作工，是難得多！這時發光

的鐵，在地裏切出一條路，爬起些黑泥塊來，左右分開，老人卻沒有休息的思想。他的注視，是從地上到地平線的盡處，徬徨四顧，去比較這些路逕的長遠，而犁耙和日光，仍然橫亙在地面上。他的嘴唇，和沒牙的牙牀，是微微活動，像還是咀嚼著些東西，他咀嚼的這些字，是打破了沈憂，從他口裏離去了！他的聲音，像耳語似的，時的呼我，這老人說他自己：「我的耳朵，已經聾了！我的眼睛，是失了光明了！仁愛的耶穌！可憐我呀！……我的脚，是不能常常行動，我的生命已來到最後……：仁愛的耶穌！可以憐憫我呀！」

這個老人，作這種死的祈禱的時候，我有一次看見。在一星期前，市鎮上一個地方醫生，是個粗戾的人，他從馬車的窗子裏，給這個可憐老人，一個勸告。那時他們正立在石道上面，都光著頭，他很留心於老人氣管中發出來的喘哮：「到你的棺材去……老漢……：到你的棺材去……：看看他已是一百歲的老了！但他還想

去活著！但是這個老鄉下人，搖搖他的白首，悲泣道：「哦……仁善的先生……
哦！」

當我在他的工作中，看見他，我不能助著他悲歎，「我看你不能够再作了，老漢！像你跟著犁耙這個事。」

他仍是跑著，很難的喘氣，且是在一種聲音說去，這種聲音，似乎說出來算是很好的了。

「好啊！再作嗎？我跟着這個犁耙，因為這塊地，必得耕種，因為冬天的收穫……現在我是耕到最後的兩隴了……這便是最後的了！」

「你希望去看見收穫嗎？」

「耶穌的保存！這是最後的星期，他們將要埋葬我，在聖潔的田地裏！」

「你知道這些事怎麼樣呢？」

他揚起他的眉毛，嘴唇微微動了動，卻是沒有話說，似乎他對於這個出其不意的問題，非常奇怪。然後他搖了搖頭，發出一個重音來道：

「我知道，而且這是很豐足的。」

這時馬慢慢的曳動犁耙，和這個老人便少為離遠了一點。當著這一排的馬，重復停住的時候，我請問他道：

「設使你不預著待收穫，那末你為什麼耕種這塊田地呢？」

這個疑問，是太過了；他似乎是難以了解！

他在驚訝中答我道：「我這樣進行，不是為我自己，但是為了一些在我後頭來的！」於是這段談話，便中斷了！他對著這幾匹馬，發出呼喊的聲音，使他們回到新隴上去，這是最後的一塊要耕作的田地。

我這時便離開了老人。上了我的路。他正說的話在這一瞬時中便深入了我

的靈魂裏！使我重復陳述他這些話一直至於星光滿天。當著在睡覺以前，我是對於死這個事反覆尋思，這些事對於我，似乎有一種色彩和在一個虹霓的光裏沈浸著，閃閃而不可捉摸一般。

審判

波蘭 萊蒙脫 著

胡仲持譯

那門砰的一聲忽然開了，讓風進屋子來，於是靜默的陰險的一羣農人開始擁了進來。他們甚至也不說：『上帝被禱告呵！』（農人間尋常問候之詞）磨坊老板落下他的羹匙到桌上，喫驚地向四面看，從這個人看到那個。然後他將燈旋下，那燈的火焰本來是跳着。

他喃喃的說：『你們人數真不少呀！』

靳特其——農人中間的一個——立即上前說：『還有許多等在外面哩！』

『你們有什麼事情同我商量嗎？』

『我們並非爲了閒談來的，』有一個說，關上了門。

『那麼請坐下來；我便在一分鐘裏喫好了晚飯。』

『祝你健康，我們就等一會……』

磨坊老板開始急促的啜羹。同時農人們在圍着火爐的櫈上坐定了，烘著他們的背，當心的對斯特其看，他坐在桌旁，手肘靠着桌面，深深的回想。

磨坊老板對他們說：『好惱人的天氣！』

『真真三月天氣。』

『春天以前常是像這樣的。』

談話又停止了，屋內的靜寂中間，唯一聽得的便是：磨坊老板的羹匙刮着瓷土碗的聲音。但是外面還有人正在蹬去靴上的污泥；間或咆哮的烈風打着牆壁，直至牆壁豁豁的響，雨又敲著罩了水氣的窗版。

磨坊老板用手撚著他的短鬚喊道：『約特維斯！』

一個強壯的模樣很好的女子，沒有穿着農家衣服，從一間廂房出來。他向農人們銳利的瞟了一眼，便將碗拿在手裏，旋著脚步又走出去。

磨坊老板拿出鼻煙來，開始說道：『這是什麼事情？』

沒有一隻手向著鼻煙伸出來，農人們的臉上忽然起了黑雲。有的咳清他的喉嚨，有的無決斷地搔着他們的頭；他們都對靳特其看，他挺着身體定着他有光的搜索的眼對磨坊老板看，慢慢的說道：

『我們是來要求你告訴我們賊是誰。』

磨坊老板震驚退後，定着眼看，展開他的臂膀，格格地說道：『在爹兒子的名兒裏我怎麼會知道呢？……』

靳特其站起身低聲說道：『我們想你該是知道的。』別的農人們也起來，立在磨坊老板的周圍，做成一個圈子，像一道厚牆一般，用老鷹一般銳利的眼，定著

看他，看得磨坊老板臉上升滿了血。靳特其深切的低聲說：「我們爲的求真情纔到你這裏來的。」

其餘的人用又低又嚴重的聲音，回應道：「而且你必得告訴我們——你是賴不去了！」

他用發抖的手旋着燈火，旋起了又旋下，快快的說話：「什麼真情？你們癡了嗎？我怎麼知道呢？我是和賊做一夥的嗎？或者怎麼……？」

「我們很知道你是誠實的；但你知道賊是誰？你說來，這是爲什麼？秋天時候他們偷了你的馬，你卻不追究；不多幾時，他們又偷了你的錢——你甚至已經在臥室裏捉住他們了——你仍然不追究，也不將他們捆起來，甚至也沒有告訴警察。」

「我爲什麼應該照你的話幹呢？你們要我損失更多的錢嗎？法庭或警察，會

幹什麼好事呢？難道他們會在田裏捉了風綁到我這裏來呵！願上帝在公斷日報應那些流氓，因了他們對我所做的錯事！

『從你前後所說，你顯然害怕說出他們是誰來。』

『如果我知道，你想我難道會替他們守著祕密不說出來嗎？這豈非是無所貪圖……』

靳特其打斷他的話，粗聲說道：『你們圍了圈子守着我們並非到這裏來和你爭鬧，只要得到真情；我們又是很急促的，全村的人正等候著，有的在你房子外面，有的在草屋裏。因此我們當你一個朋友看，求你告訴我們偷你錢的是誰。』

磨坊老板對着他周圍那些固定疑惑的面孔恐慌地看，著急地替自己擺脫，便說道：『如果我已經知道，法庭和全村的人現在便也知道了。』但靳特其不耐煩的衝身向前，他的眼睛帶怒的射着光。沒有想到他正幹什麼，他抓住磨坊老板

的肩膀，突然厲聲說道：

「你所說的是不確呵！只要你願意到教堂裏發誓，我們就相信你，讓你平安過去。」

磨坊老板坐下，開始裝着得趣似的講話：

「哈哈！你們是一種戲弄的模樣，我看來，彷彿這是狂歡節！要是你們都結了隊，到一個人的跟前用手杖恐嚇他，他自然立即會發任何的誓像你所喜歡的。我告訴你們真情罷：這件事我沒有知道什麼，我也沒有知道關於賊的什麼事。你願意相信我的，你們可以相信我，不願意的便不要相信我了。但是你不得強迫我發誓，因為你們沒有權力審問我……」

他站了起來，輕蔑地滾溜他的眼。

「誠然，我們這來，本是爲此，要宣布一個公正的審詞，」靳特其說得這樣嚴

重，磨坊老板恐怖地驚退了，不能說出一句話。

農人們在黯淡的沈寂中間圍繞著他，定了他們燃燒似的眼對他看，不耐煩地蹣跚著脚。他們眼光裏充滿這樣威嚇和這樣嚴重的決斷，他唬得完全不知道怎樣幹了，只是站着揩他光頭上的汗，溜著受驚的眼，向四面圍著的堅持固定的臉兒看。他情知這不單是閑談罷了，卻是可怕的什麼事情的起頭。他重復在一條棧上坐下，一撮一撮的嗅著鼻煙，想借此幫助自己得個決斷。於是靳特其走到他跟前，重重說道：

「你既不願意說出真情，又不肯發這個誓。這便顯然你是和那些流氓串黨了！」

磨坊老板急快的跳了起來，彷彿他身旁有什麼切近的東西被雷電打着似的，棧子也跟着倒了。

「耶穌呵！瑪利呵！我和賊串黨的嗎？你這是說我嗎？」

「我說的，而且說了又說！」

「而且我們也說了又說！」他們一齊喊著，向他搖動他們的拳頭。他們的頭向前彎著；他們的眼像禿鷲的嘴一般，容易抓碎東西。

被喧聲吸引了，約特維司衝進屋子裏，驚愕的站著。

她着急的問道：「這裏起了什麼事！」

農人們放下握著的手，開始咳清他們的喉嚨。

有的怒氣沖沖的說：「我們不要女人在這裏，細聽了，後來把一切泄漏出去！」

「她還是回到她來的地方去！」

「看管鵝兒去，不用你把鼻子插到男子的事情裏！」他們喊得更響。約特維司氣憤憤的跑出屋子，用力碰上背後的門。

靳特其重又伸手向前說道：

『我和你說，磨坊老板，那個時候，便是爲了審判罰罪的時候，已經到了！』

『而且爲了將秩序帶到世界上……』

『而且爲了勸去罪惡，種上公理……』這些話帶威嚇嚷了起來，農人們重又搖動握著的拳頭，準對着磨坊老板受驚的臉。

『好上帝！你們一班人要什麼纔好呢？我犯著什麼罪呢？』他喘息恐怖，四面望著，從一邊到那邊。但是，沒有注意他，靳特其開始用低而且粗的聲音，快快的說話，那種聲音滲透磨坊老板和霜一般。

『他既然不願意招供，他是犯了罪。拿了他來，我們要在教堂裏審他……凡是侵害人民的，個個都要帶去審判一下，並且重重的判了罪。拿了他來，夥伴們！』

『耶穌瑪利人……』磨坊老板在死一般怕的中間，喃喃的說，錯亂的四

面張望，因為農人們一齊向他前進。「人們……我怎能告訴你們呢……我曾經發過誓。他們要燒我的房子，或者殺了我，如果我說出他們是誰……慈悲的上帝！由我說罷！我就將一切事告訴你們！我就告訴你們！」他的聲音震顫着，因為有好幾隻手早已捉住他，曳他向門去了。

過了好些時候，他纔能說話。他靠着桌子喘息起來。他們環他站着，有幾人給他一點水喝，別的人用一種友愛的態度說道：

「別害怕；衆人方面沒有人會觸了他頭上的一根頭髮。」

「只要招出全本的真情便是了。」

「我們知道你是一個誠實的人，而且會告訴我們那些壞痞的名兒。」

磨坊老板渾身向內縮緊，好像一條被踏的鱈魚；他發了冷和熱，又相間的變成白和紅。他忽然伸起身來，像是準備什麼事了。可是，他在開始說話之前，他眼看

到隔壁的屋子裏。

那邊約特維司閃過，似乎她正從門後奔跳出去了。他望了望窗外，隨後在那羣農人的前面站了起來，他畫了十字，說道：

『我將真情告訴你們，髮髯我正在招供；這是兩個葛達和那司太采。（警察的俗稱）』

接着是一會沈寂。那些人驚愕的站着，彼此眼對眼的看，喘息，抽着長而且粗的呼吸。靳特其首先說話：

『那便正是我們所猜想的，不過我們不能指實。現在我們知道了我們所要知道的。我們知道是他們，那些下賤的壞痞！他在桌上敲着他的拳頭。『他們是莠草必得連根拔起，那麼他們便不能蔓延了。兩個葛達爹兒子嗎？司太采是第三個嗎？現在奉上帝的命令，我們就到他們那裏去，你也須同我們去，磨坊老板，你可

以將真情當面對着他們說來。』

『我願去，對着他們說——我願去！鬚鬚一副重擔從我的肩上落下了。我要挺身對他們說：他們是強盜和賊。好上帝！我知道他們作惡到何等地步，我卻不敢說起一個字。願他們被車輪碾碎，替我受了那做如此一個懦夫應受的罪業。當各人講着搶劫的事情的時候，我羞正眼看人……那些流氓！他們拿了我的馬去；我將贖金由司太采寄交他們，可是他們並不將馬給還……後來我在臥室裏捉住了他們：他們將我所有的辨士全都強奪了去，他們又用小刀恐嚇我……似乎還不知足，逼着我不得不發誓，總不說出誰幹了這事！』

『全鄰近的人爲了他們都會受過損害。』

『他們曾經偷了人民許多馬和牛，以及無數的錢。』

『他們幹一切的事都是很容易的，因爲司太采放縱他們，並且又和他們分

賊……」

「他們靠着我們的破費，過得好快樂；現在要他們付代價了……」

有的嚷道：「如果人人說着，我也要說我的話。我知道葛達司洩漏了教士的事情，爲了他給波特拉西地方來的一對男女證婚。」（歐尼司人被俄政府禁止由他們自己，或羅馬正宗的教士，施行洗禮婚禮等等。）

「什麼……他們甚至洩漏教士的事麼？」

「而且洩漏郵政司的女兒教授孩子們——這一定是他們洩漏的？」（孩子們只准進特種領照的學校。這是俄政府阻止波蘭人民受教育的一種條例。）

「這話對呵！這話對呵！我們知道的！」磨坊老板怨恨地確定地說。

「那麼，在樹林裏搶劫謀害猶太人的也是他們了！」

「十分確實的，這是葛達們幹的呵！這是他們……屍徒……下賤的東西流

氓』

農人們開始咀咒，在地上搗着他們的手杖，又頓着腳。他們的眼射出怒火，他們擎起握着的拳頭。

『讓我們剪滅他們呵！責罰那些豬虜！審判他！審判他！』

靳特其叫道，『那麼我們快快去，別讓他們逃走了！』

他們擁過門口，喊着道：『剝了他們的皮……打死了他們，同癩狗一般！』磨坊老板吹熄了燈，同他們一齊去了。

他們剛出了房子，約特維司跑了出來。她沿牆偷偷的行走，在他們後面着急的望，詫異着那麼一個夜間，他們能到那裏去，而且他們去的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真正三月的夜，冷，潮溼，並且多風。全世界包圍在黑暗中間。雪片打着那班人的面上，奪去了他們的呼吸，潮溼的冷氣侵進他們的骨髓；只有田

野間的雪畦在暗黑裏顯出白色。但是不顧天氣的惡劣，農人們輕捷地向前一直走，污泥從他們的脚下濺起。他們一個一個偷偷地走過低的草屋，這些草屋沿大路坐着，正像疲倦的市場上做買賣的老婦蜷着休息；有的在他們果園裏攢聚着，只有雪的屋頂，宛如白色頭巾，透過搖動的樹頂，可以看見。

靳特其在前行走。他時時低聲發出命令，就有人離開隊伍，跑到一扇窗門前，用拳槌着叫道：

『出來！時候到了！』

草屋裏的燈光就忽然熄滅，門呀的一聲開了。那些黑影，用手杖摸着他們的路，就緩緩的出來，不聲不響的加入隊裏了。

他們現在行走益發緊接，也益發當心，細細的向四面張望。

靳特其突然神經質的，向後面看；他清晰的聽到污泥濺聲，彷彿有人在後面

追着他們，又彷彿有一個影在籬笆下面偷偷的沿着過來。可是農人們一停住了，一切就都寂靜，也沒有什麼看見；那時唯一的聲音便是風的呼號，並且間或那些狗在狗舍裏兇惡的叫着。

他們益發緩緩的前進，有幾個現在卻開始在恐怖裏畫了十字；有的歎着氣，有的覺到一種冷的震抖滲透他們。可是沒有人說一句話，或者躊躇着；他們很鎮定的向前走去，正像一片臨頭的恐怖的雲，快要突地的閃起電撒下雹子到地上時，慢慢的悄悄的攢集一般。

他們經過酒館，那邊明晃晃的點着燈；他們中間，有幾個嗅到慣熟的氣息，就想進去喝酒。可是這事，靳特其不會答應的。他教他們來到路的中央，因為他們現在快要到了警察的房子；那房子的白牆遠遠地顯出。手風琴的快樂曲調，從燈光明亮的窗下流了出來。

農人們對着房子停住了，幾乎氣也不敢吸。

靳特其說道：『現在且好好的探望着。等鐘響了，就一齊走進屋子裏，抓住他的頭，用一根繩子套上他。但是仔細着他滑走了，那他可要做出無窮的損害：別做一點聲，教他嚇走了。』

幾個農人悄悄的離了隊伍，在黑暗裏，緩緩地走到房子跟前。同時其餘的人向着村莊盡頭的廣場前進，那邊只有微微的小火光照着。那些盡頭的房子和雪的田野中間的地方，充塞着教堂和一叢樹木，那叢樹木，看去像個烏黑的山，在微風裏微微搖動。

葛達的房子立在教堂近傍，離路沒有多遠，房子的一部分被個大果園遮着，窗內的燈光，透過深密的樹枝，射出來，和狼眼一樣。那班人當即轉身向那房子走，卻是遇到好多處地方，污泥深至膝髁，因為水潭已變成池一般了，而且冰結的雪

片封着道路。他們當心的一步一步走，避出阻礙，繞了一個圈子，似乎故意延長路程一般。走近籬笆，他們停了一會；靳特其吩咐他們默着聲，偷偷的走到窗邊向內窺望。

那間屋子很大；粉白的牆上，掛着畫圖，一盞燈從天花板懸下照着。幾個人坐在燈下桌旁，正喫晚膳，低聲聚着講話。光輝的火花在爐上畢畢剝剝的響，將紅色光線，射到屋子的一邊。一個女子走來走去，擁抱一個哭喊的嬰孩。

靳特其回到隊裏，低聲說道：「他們在家裏——他們在那裏！」他渾身發抖，幾乎不能呼吸，不能說話，他告訴半數的人，教他們走去，伏在屋子的後面和田野裏靜守着。

但是，立即鎮靜了自己，他勇敢的引導其餘的人，穿過大門，直往屋內。他們已經到得門首，忽然屋後有個狗開始大嗥，嗥的這樣可怕，他們便躊躇了一會。「我

們的運命憑着狗罷！上來如果他們反抗來和我們打，用你們的手杖打倒他們，那些豬虜——不用可憐！』他將磨坊老板拉到身後，畫了十字，飛快的走進廳裏，別的農人在他後面緊緊的肩搭肩跟着。他們一齊進了屋子，現出盛怒和決斷的樣子。

那裏便起了一陣的擾亂。兩個葛達從桌傍跳起，他們的嘴驚駭的張開。但是年長的一個頃刻間便定了神，他落到一條橈上，扯他兒子的衣袖，教他也坐下了。『見你們好喜歡呵！』他叫着，帶着譏諷的友誼。『哈哈！怎麼大羣的人客呵！』連同磨坊老板和靳特其好一隊呵！』

『請坐下來，鄰人！』年青的葛達插嘴說，向着周圍的農人溜他受驚的眼，不自然的將他的羹匙浸到碟子裏。

但是沒有人坐下，也沒有一隻手伸出致候。他們都站着，柱子一般靜止。單是

靳特其走向前來，嚴厲的說：

「停了！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目前。」

「事情嗎？晚膳是我們更重要的呵！」那老人傲慢的呵斥着。

靳特其厲聲喝道：「我告知你：停住！還不停住！」

「哈！你是在一所化外的草屋裏很專制的呵！」

「我命令你們，你們必得服從，你們骯髒的狗呵！」

那兩個葛達忽地跳將起來，沉下臉，驚得抖動。可是他們咬着他們的牙齒，露出狠一般兇狠，準備着抵抗任何事了。

年青的遏住怒氣問道：「你們要什麼呢？」

靳特其用可怕的聲音叫道：「審你們，懲罰你們——你們強盜！彷彿天花板在他們頭上坍下，因為他們聽到這些話，便軟弱下去了。」

死似乎掃過接連着的寂靜，因爲甚至呼吸也停息了一會；只有那嬰孩比先
前哭得更響。忽然間葛達們跳向那門，年青的亮出他的小刀來，年老的攆起他的
斧頭；但他們正要打時，農人們攢住他們，在緊接的一番混戰中間，手杖的敲打，向
他們頭上雨一般落下，幾十隻手抓住他們，在頭上，頸上，腳上，他們的全身被從地
面擊起，像脆弱的草一樣。

這個風潮在滿屋子裏亂轉；有叫喊聲和亂打聲；桌子，櫈子，椅子飛向各方面；
女人們嗚嗚咽咽哭泣，一堆抽癢的人，在地板上滾，發出咀咒叫喊，時時撞着牆壁，
終於分離的跌倒了。

末後葛達們橫在地上，用繩縛着，和山羊一般，用盡他們的力量，很響的叫喊。
他們咀咒時，和他們掙扎脫逃時，一樣的可怕。

「斬特其發出命令道：『將他們掣到教堂門前；他們該到那邊審去！』

他們將兩人拖出房子，幾乎貼着地面的橫拖過廣場，用手杖趕着他們，因為他們抵抗，並且用着全力呼喊。女人們傍着他們奔跳，嗚咽啼哭的求憐；農人們趕打他們走，彷彿趕打一羣雌狗。磨坊老板喊道：『撞教堂的鐘去！讓全村的人一齊來。』

風景被雪光映着，那雪開始大大的落下來。

鐘聲響了，帶着一種沉重的聲音，和報火警一般，隨後便接連着不住的撞，悲哀的而且凶兆的，因此一羣老鴉，便從鐘塔飛起，啞啞的叫，並且在教堂上面，繞着圈子。一羣女人和小孩，從村裏來了，奔跑叫喊着。

葛達們絕望的試想脫逃，叫喊道：『人們！可憐我罷！救救看老天的面上！』但是沒有人答應；全羣人很沈寂的向前走去。這樣，他們進了教堂的天井，將囚徒帶到教堂門口，便在那里攢下。

『我們犯了什麼罪呢？你們是什麼意思救救！』葛達們再叫喊一次，掙扎着想起來。但是有人給了他們一頓打，他們便又木頭一般的跌下去，對全村的人咀咒，發出可怕的報復的誓。

背貼着寺門站着，靳特其脫了帽，用一種響亮莊重的聲音喊道：

『弟兄們波蘭人！』

女人們的呼鬧被止住了，那羣人攢成一個緊密的圈子，盡力細聽。因為溼雪正濃厚的下來，弄得聽話很困難了。

『我告訴你們，弟兄們：正像農人在春天，背了耩頭出去耘他秋天耕的田，使好種子播下去，不受莠草的害，現在時候已經到來，正該耘去世界上的罪惡……他們早已幹過罪惡在別的地方別的教區裏；他們曾逐出了奧爾斯耶的牧師，他們曾在華拉殺了賊，趕走了人從格拉必卜。他們擅自幹這些事——擅自；這世界

的事情，管理得這麼壞了，我們農人們卻還是必得替這世界做工，出汗，付稅當兵。但是，我們中間呢，有一個人生了痛苦時，只有上帝和無用的呻吟，剩給他。」

「曖，是呀——是呀！」

「我告訴你們：我們農人自己靠自己的時候到了。我們必得管理我們自己；我們必得防衛自己，免受虐待，並且將法律拿到我們自己手裏！我們等了許多年，勉強忍受對我們幹的各種罪惡，到底沒有人來設法救助我們。因為法庭不是爲了要公正的人設的；法律也不是爲了農人定的；並且保護是不到被虐待者身上的。有些知覺的人都知道這個。看來已經沒有別的方法了，只有同別村一樣的幹去了。」

「殺了那屍徒！結果了他們！用野馬將他們撕碎了！」他們立即開始發狂似的叫喊，用手杖打葛達們。

「靜下來！停住！你們蠢徒！」
靳特其怒吼着，橫身在葛達們前面，掩護他們，
「等着！我們都知道他們是強盜，賊，奸人，該受刑罰的；但是先讓有事情告發他們的人上前來，宣布他們的罪狀，當着他們的面。我們是到這裏來判斷，不是來謀殺他們。我們不要向他們報仇，只要公正的懲罰他們。」

衆人擠集得更緊了，因爲個個人覺得首先上前的不雅。那邊起了一片洪大的嘈雜，因爲他們記起他們的怨苦，帶着恐嚇意思，擁向那俘虜來。末後磨坊老板踱上前來，擎起手，嚴肅地說：

「我在上帝和人們的面前發誓：他們偷了我的馬和四百盧布。有一次我捉住了他們……他們用了小刃的尖頭，強迫我發誓：總不將事情洩漏出來。他們恐嚇我：要是我走漏了，便要報仇。他們是最壞的一種強盜。」

別的一個說：「而且我發誓：葛達們偷了我的牛。」

又一個宣誓道：『而且偷我的雌馬和小馬。』

會集着的衆人在可怕的沈寂裏細聽着。

雪忽然停止了，風增大起來，打着教堂四圍，撼折搖擺的悲哀的樹；巨大灰色的雲浮過天空；但是堅定的聲音，不間斷地講着他們的控告。時時有了一種預示的謀害，手杖的揮打，或者葛達們叫道：

『那是不確呵！他們說了錯的證據！那些全都從華耳拉地方來的賊幹的呵！別相信呵！』但是新的衆人向前來了，告發他們更大的罪。

末後他們提出各種事情，痛罵他們謀害猶太人，洩漏郵政司的女兒與教士的祕密，合着警察賭酒，不上教堂去；各種所知道的過失，都急忙的搜集起來，可怕地投到他們愁慘的頭腦裏。屋子裏喧嘩爭吵的利害，因爲各人試欲喊止別人，個個咀咒宣誓，自己報讎，並且這麼切心的毆打葛達們，便是靳特其也遏不住他們。

全體，他便怒勃勃的叫喊道：

「息了聲，聽我說句話！」

喧嘩略低沈了些，單是婦女們尙繼續拌嘴。

他彎身向他們問道：「你們可是欲辯護嗎？」

「不！我們是被誣告的呵！他們說着謊——那都是他們的仇嫌，我們發這個誓！他們絕望的喊着。」

「要是你們辯護罪孽，你們可得輕些的判決，」他催促着說，寬和了些。

磨坊老板，靳特其和刺激淺些的幾個人，仍然試着向動氣的衆人，替他們衛護，衆人向他們前進，像衝陣一般，叫喊着，揮舞着手杖。女人們跳向他們，很毒的抓他們。

教堂門前的景象，變成一刻怕似一刻了。

磨坊老板忽然喊道：『我們必得有個教士在這裏，當我們結果他們之前！』

……教士。』

衆人停住了。有人跑去叫教士了。

磨坊老板發議說道：『或者我們可將執行判決延至明日嗎？』

衆人攢集了他們的手杖毆打，叫喊道：

『讓我們除滅了他們！……這樣流氓，用不着教士……聽他們狗一般的死！別耽擱，否則他們會跑了！叫哥薩克兵來殺了他們罷！』

但是葛達們，覺到這件事引起逃命的可能，開始絕望地哀求道：

『人們，可憐我們罷！請了教士來，我們情願招供教士……』

他們可真不幸，教士沒有在家。他前夜到別地方去了。

『那麼，讓他們在全體衆人面前，招供出來，』有的說。

『很好是的，讓他們招供——說出真情！』其餘的人贊同着說。有的割了他們縛手的繩子，教他們跪在教堂門前。

『開了教堂門！他們將要招他們的口供！開了門！』許多聲音喊着。

但是靳特其呼喊道：『無須開得！帶了這樣流氓進上帝屋裏，是一樁罪孽；我們允許他們來到聖潔的道地，已經夠了。放靜些！』他對不滿意的女人們叫着，她們正在不住的說話；他彎身向着葛達們說道：

『現在招供罷；卻是只要說出明白的真情。衆人有權力饒赦你們罪過的。』他停着，他們跪下，其餘衆人都跪下，都歎氣，手畫個十字。

葛達們喃喃的說了些話，同時向四面張望。

『說響些！他們甚至想欺騙上帝！』衆人氣勢洶洶的喊着。

年長的葛達，似乎完全失了心，開始發抖，隨後發出叫聲，嗚嗚咽咽的供着他

的罪惡。

一會兒，死也似的沈靜透澈在羣衆中，沒有人敢換氣，或者咳嗽；那可憐的聲音布滿黑暗，像一池血一般，這是單獨的聲響，除卻頭上的鐘鳴，和風吹樹木。

衆人是嚇怕了，皮肉開始發跳。他們在恐怖裏，跳動心臟；到處有一種呻吟，從人羣裏起來；一種冰也似的恐懼，浸入他們，因為葛達，一逕責備他的兒子和警察，不但宣告那些被告發的罪，並且說出許多別的還要壞些的罪狀……

他說完了，便伸展着手臂俯伏地面，在寺門的門檻上，磕他的頭。他的哀求施恩是這樣動憐，便是人羣裏許多人也開始哭了。

『現在讓客剖招供罷！』那些人大聲說。『客剖接下說，你賤人快些！』他們開始敲打他，直至他擡起身，可怕的叫喊道：

『你們自己是賤人呵！你們要謀害無辜的人民！你們自己是賊是奸徒！』

他戰慄的咀咒恐嚇他們，直至年老的父親懇他停止。

『你還是降服罷，好兒子。招供罷；或者他們會饒赦你。降服罷……』

『我不要，我不要向賤人們求恩！狗徒！受天刑的流氓！屍徒！我無須自己招供。讓他們殺了我——豬虜！他們只敢幹這一次了！明日哥薩克兵就要替我報復他們。只讓他們觸了我呵！』

他咆哮着，像一隻野獸；忽然間跳了起來，用拳打站在旁邊最近的那些人，他開始發狂的從人羣中打出他的路。那老人跟了他溜去，像狼一般。起了一陣驚恐的叫喊，但是葛達們立時便被制服了，在他們先前橫着的地方摔了下來，像一綑破布一般。

『他們想逃走了！』靳特其憤憤的說。『他們把報怨恐嚇着懲罰他們，你們一班人！將他們癩狗一般的打死！大家都衝前去——大家——相信上帝的人！』

那羣人樹林一般的搖動，擁到葛達們跟前；一百多枝手杖起了又落，發出一陣着空的豁裂聲音，空氣裏劈出一陣可怕的咆哮，彷彿全世界碎成一片一片。好像一陣旋風號呼着，忽然平靜下去，現在黑暗中間只有咀咒和女人們的驚喊和手杖的碰擊可以聽到，時時野蠻尖銳的叫喊從那些正被殺害的人們中間發了出來。

幾分鐘之後，教堂門前沒有什麼，只有黑沈沈的不像東西的一堆，搗成肉漿；發出一蓬血的厭嘔的氣息。

鐘聲息了。但那班人還沒有呼吸的時間，直至消息從村裏傳出，說警察已逃走了，農人們一一的奔來，說着，叫喊着：

『警察脫走了！我們走到他屋子裏，當鐘開始響的時候，可是他已經走了。』
『他望伙食間逃去。磨坊老板的女兒警告他的。』

『當然，我們看見她進去！她警告他。這是她！』

『這是慌話呵！』磨坊老板叫喊着，跳向他們，用拳恐嚇他們。

『我們都知道她爲了警察連累自己了——我們大家知道！』女人們叫着；各個人忽然想到關於這件事的什麼，便各插上嘴說他的話。

於是靳特其又開始說：『你們衆人，靜聽！弟兄們！我們懲罰了不過這幾個；最大的賊卻逃走了。我們必得捉了他……我們要懲罰虐待人民，偷東西，而且做好細的人，便不能放過他。跳上你們的馬，獵他來！快上了你們的馬，你們一班人！他逃到鎮上去了；捉了他！死活我們必得捉住他！直趕到鎮上！否則，他要陷害我們了！看得準些！』

衆人擁出教堂，急忙的奔向村堡。立刻之間，許多農人用充足的速率趕向市鎮去了，他們的馬從腳底濺起污泥。

村上幾乎變成荒涼了，除卻教堂裏幾個女人，她們苦痛的叫哭着。

磨坊老板一逕順着路的中央行走，沒有注意雪片打他的面，他抽身向家。他困難的換着氣，呼吸時時停頓，重重的歎氣。有時他蹣跚地走，有時他略略停息，彷彿喫嚇似的；時時一種低弱苦痛的微聲，從他苦痛的心底發出來。

『你——我的女兒！你真真是這樣嗎！——私愛着警察！』他不知不覺的反覆說。

於是他在苦痛中間手握著拳；但他像發寒熱的顫抖，巨大的淚珠很快的在他的臉上滾將下來！

小說月報叢刊

本叢刊係將歷年小說月報的重要文章加以整理分類編纂而成者較之舊報的彙訂本另現一番新面目全書分五集共六十冊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冊定價一元一角書名列下

第一集

換巢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日本的詩歌

周作人等著

世界的火災

(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

曼殊斐兒

徐志摩等著譯

詩人的宗教

(太戈爾論文集)

胡愈之等譯

毀滅

朱自清等著

死後之勝利

(戲曲)

王統照著

歧路(詩歌集)

周作人等著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神曲一齣(禮德原著)

錢稻孫譯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李漢俊等譯

犯罪(柴霍甫小說集)

耿濟之等譯

第二集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著

商人婦(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著

鄰人之愛

(安特列夫的戲曲)

沈澤民譯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